

微风中的 芳菲渐渐吐露

春,三月

■毕雪锋

■林海蓓

老房子的花这般活着
老房子在路边老了
所有的人都已搬出
灰色的楼房像山洞
曾经的家灯火都已熄灭
欢声笑语归于寂静

常常觉得有一些牵挂
找出理由从那里经过
在路口回望久远的往事

终于忍不住
从老房子里搬回两盆花

春天 大朵的橘黄色花烁烁盛开
仿佛双亲从哪里回来

草药散香
以前 我不认识她们
她们也不认识我
各自安命 沐浴阳光风雨

当传说和故事渐渐入耳
我开始辨认着
这些卑微而高贵的生命

我们知道
大家都是自然的孩子
以各自的方式
回馈自然

桃花醉

■应佳依

我的灵魂里
住着一个侠客
饮一壶桃花醉
林中舞剑共从容

桃花徐徐飘落
落满白色衣衫
柳梢头明月夜
夜来春风了无痕

云朵挡住月亮光辉
如薄薄的纱帷
半醒半醉笑看
恍惚间晨光熹微

年后的阳光仿佛一瞬间就明亮起来,一到三月,更是铺展开暖暖的调子。在枝桠间、小径上洒下金子般的光点——晃动着、交织着,迷离的光影惹人爱怜。“春风一夜开”,三月的风像个踌躇满志、意气飞扬的少年,把所有的渴望谱成了曲子在乡村、山林和城市里吹奏。这时候的空气也如沐浴过一般,处处弥漫着清新、甘香的味道,绕进你的鼻孔,荡入你的唇间,让你的心底仿佛也变得香甜柔软。

“春雨润如酥”,三月的雨总是感性的、柔和的,像羞涩的少女在半空里遮遮掩掩地飘扬。如果你扬起双手,轻轻一挥,它就贴着你的指间滑行,宛如精灵的翅膀般轻盈灵动。春水涨起来了,从下而上——暗绿、浅绿、嫩绿,一寸寸、一层层地叠起来,让无垠的绿在你的视野里蔓延。而它荡起的波纹

温顺得如母亲的怀抱,让小船儿安然入睡;而它圈起的涟漪如恋人的香吻,让小鱼们乐此不疲。水岸边的桃树、李树、杏树开始妖娆起来,扑粉的扑粉,描眉的描眉。“春光易逝,芳容易老”,谁又不想在春色榜上摘取头名呢?

三月的老街是春天的代言。老房子的檐角像被水洗了一样干净,鱼鳞般的泥瓦上生出一层毛茸茸的细苔,像极了婴儿顶上的绒毛,很是可爱。燕子、麻雀开始用翅膀在檐间丈量,穿梭的声响和偶尔的鸣叫打破了老街一冬的寂静。“春云媚晴空”,瓦蓝的天空中停着两三朵棉花糖似的团云,轻得无一丝重量,白得无一点瑕疵,怔怔得一动不动。老街的卵石小路也仿佛一夜间恢复了生机,光锃锃亮起来,小小的石面犹如幕布般折射出点

点天光和云影。斑驳的墙角和簸箕里的梅干菜、萝卜丝挤在一块晒太阳,晒着,晒着,淡淡的清香就扩散开来,钻进了每个角落。老人们三三两两地坐着,老妇们补着衣襟,织着毛衣,细数着家长里短;老头们端着茶缸,叨着卷烟,回忆着陈年旧事——累了乏了,拉下帽沿眯上眼睛便打起了盹。

三月里最快乐的是孩子们。春风里,暖阳下,风筝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在孩子们的手里摇来摆去。小草野花也争先恐后地推搡起来,喧闹着为孩子们作伴。而孩子们当然更亢奋,早早甩掉了臃肿的外衣,像小豹子一样用尽全力在旷野里飞奔,把欢叫的小狗远远地甩在了后边。风筝线越放越长,风筝也越飞越高;孩子们越跑越快,小狗也越叫越欢……
嘴,又是一个春天,又是一年三月!



桃花(油画)

朱辉军

九峰
文学副刊

第四百七十一期
品牌版面

春遇

■胡富健

怀抱三月走向五尖山
希望来一场春遇
我的体内有太多太多的堆积
冬留下的废墟
亟需色彩斑斓的妆容修饰

在你的窗前
一坨又一坨的猕猴桃藤第次赶来
尚未吐露挂念的红心
仅将一枚枚翠嫩的绿呈献

桃花倒是心切
也不怕羞
早早的放了秘藏的一只只
或粉红或绛色的空酒杯
等着我的溢美之词向杯中倾泻

她哪里知道
在我路过了梨树下
春心就已荡漾
仿佛梨花的哀怨就是我此生需要的一种重量级的雨水
连同我已写下的分行
一个又一个长短句
放在了向阳山坡的前沿
我想让每一片叶子光照耀
整个春天

正月红花草

■金海燕

今年正月里的一天,我按例陪母亲上山,车停在山下,爬过十八弯的陡峻山路,体力消耗很大。不过母亲很满足,去那儿是多年前的心愿。待到回程之时,母亲又想要回老家去摘春日里最鲜美的蔬菜——红花草。

红花草就是紫云英,还有人称之为苜蓿,只是在家乡,我们俗话里就叫它花草。红花草大多长在潮湿的环境里,在农田里较为多见。它开紫红色的花朵,叶片先是嫩绿,而后也会转为紫红色。

正月里新萌发的红花草,在水里洗过择净,更显翠绿欲滴,砧板上草茎齐平,在一种秩序中将它切段。锅中炒年内新制的水糕,配上油锅里炸过的瘦肉,最后再炒下花草。红花草在翻炒中吸取油的温度,草茎慢慢变软,进而不断与年糕纠缠,直至缠绕粘连。在锅中猪油的加持下,花草糕色泽诱人。

当一盆香喷喷、鲜嫩嫩、糯叽叽的花草糕呈现在你的面前,花草的清香与瘦肉的嚼劲、年糕的软糯搭配,这是一种多么完美的结合。可以说,花草糕是最为可口的一道春日盛宴了。因此,它备受人们追捧。在我的家乡,花草炒糕是奢华的。花草初上市时,吃花草糕是一种时尚,花草在市场上也往往供不应求,因而,饭店里一碗花草糕要价也起码在五十左右。

想到这样的美味,不禁对母亲的提议感到一阵鼓舞振奋。近几年,据说,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,有些农民也开始尝试种植红花草。只是,去哪里摘野生的花草呢?

老家村子的田里还有野生的,也因此成为远近寻草者的宠儿。进了村,到田野里,当柔和的春风拂过脸颊,一种兴奋与喜悦慢慢在心间弥散开来。有远近的村民带小板凳,坐着开始挖新长出的鼠曲草。当然大片的农田里,更有大量疯长的红花草,果然是不负期望的啊!于是,我和母亲两人,在春日的田野里,如获至宝一般欣然采摘。

正月初五,那是阳光特别灿烂的一天,又挂念起花草糕,挂念起这个长花草的老家。只不过听人说,今年天气太冷,花草还没长好。但这也不影响我们的兴致,我又驾车带母亲一起前来。

令人惊喜的是,今年,草虽然还小,但田垄间的小水塘夹沟里、田里收割后的稻秆边,都长满了生机无限的红花草。田野里,农人有的在挥锄种下雪里蕻,有的只是蹙着眉头,呆坐在田垄上,望着静穆的远山,默默发呆。我不知道,他的沉默与呆滞里蕴含着什么,是不息劳作的疲乏不堪,是对生活的沉重思考,还是对人

生的哀婉叹息?大地和远山,亦只能以沉默回应,叫我不能打扰。

母亲和我在田里蹲下来,又开始精细化地摘草。草叶嫩绿嫩绿的,手指尖探到草茎,能感受到田野土壤里的那种潮润。母亲教我,要选那些草茎相对粗一些的红花草摘取,但如果开过花了,那株便又老了。视觉在草与草之间游走,快速选择可以下手的优质草,指间便在那种柔软的触感中,轻轻摘下鲜嫩欲滴的红花草,草茎折断的轻微声响随着春风渐渐消散。

田野间路过的农人,指点我们,去稻秆边找,稻秆越长,花草长得越好,并告诉我们,如果收割后不留稻秆,花草也不长了。这就是很多田里不长红花草的原因吗?我有些好奇地想着,却不知道是真不真呢?

田里风有点大,母亲摘了些,倒很兴奋地说:“过段时间,骑电动车再来摘些!”我报之以微笑,我知道,那将会是在春光更加烂漫的时候。

顾城说:“太阳是明亮的,草在结它的种子,风在摇它的叶子。我们站着,不说话,就十分美好。”年年,当春风拂过大地的时候,希望这里的红花草,带着我们的期待与希望,仍是蓬勃生长。在阳光下,我们蹲在田里,摘摘红花草,就十分美好……

悟住春天

■胡富健

当我再次看见
是春日的一个早晨
阳光穿过乡下鸡窝的缝隙
老母鸡在孵小鸡
五十年的时光漫长
把天地间的一切虚空盈满

回到懵懂再去逼近花甲
一条纤绝的尘陌
呢喃着天真至船泊码头的喟叹
曾经的深不可测
变成破壳后的了然释怀

仿佛一条溪流飘逸
在我的血脉流淌
又一次的阳光明媚里
所有的烦恼和忧愁
将在嫩嫩的鹅黄里烟雾一样羽化
悟紧了母亲的爱
约等于悟住了整个春天

